

故事一百種

真假李逵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5
11
:



3 0528 0883 3



黑旋風
李逵

真假李逵

話說：宋朝時候，梁山泊裏有箇莽漢姓李名逵，一名鐵牛，綽

號黑旋風。這一日，因看見公孫勝回家

去安頓他的老母，就放聲大哭起來。大

頭領宋江連忙問道：「兄弟你如何煩

惱？」李逵哭道：「這個也去接爺，那個

也去望娘，偏鐵牛是土坑裏鑽出來的！

」晁蓋便問道：「你如今待要怎地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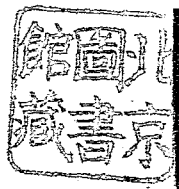
李逵道：「我只有一個老娘在家裏。我

的哥哥又在別人家做長工，如何養得我娘快樂？我要去接他來

真假李逵

一

808397



這裏快樂幾時也好。』晁蓋道：『兄弟說得是我差幾個人，同你去接了上來，也是十分好事。』

宋江便道：『使不得！李家兄弟，生性不好，回鄉去，必然有失。若是教人和他去，亦是不好。況且他性如烈火，到路上必有衝撞。他又在江州殺了許多人，那個不認得他是黑旋風？這幾時，官司如何不行移文書到那裏了？必然原籍追捕。你又形貌兇惡，倘有疎失，路程遙遠，恐難得知。你且過幾時，打聽得平靜了，去接未遲。』李逵焦躁叫道：『哥哥，你也是個不平心的人！你的爺，便要接上山來快活；我的娘，由他在那裏受苦！兀的不是氣破了鐵牛肚子！』宋江道：『兄弟，你不要焦躁。既是要去接娘，只依我三件事，便放你去。』李逵道：『你且說那三件事？』

宋江道：『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接母親，第一件，不可喫酒；第二件，因你性急，誰肯和你同去？你只自悄悄地接了娘便來；第三件，你使的那兩把板斧，休要帶去，路上小心在意，早去早回。』李逵道：『這三件事，有甚麼依不得？哥哥放心。我只今日便行，我也不住了。』當下李逵拽扎得爽利，只帶一口腰刀，提條朴刀，又帶了一錠大銀，三五個小銀子，吃了幾杯酒，唱個大喏，別了衆人，便下山來，過金沙灘去了。

晁蓋，宋江與衆頭領送行已罷，同到大寨裏聚義廳上坐定。宋江放心不下，對衆人說道：『李逵這個兄弟，此去必然有失，不知衆兄弟們，誰是他鄉中人？可與他那裏探聽個消息。』杜遷便道：『只有朱貴，原是沂州沂水縣人，與他是鄉里。』宋江聽罷，說

道：『我却忘了！』便着人去請朱貴。小喽囉便請得朱貴到來。

宋江道：『今有李逵兄弟，前往家鄉搬接老母。因他酒性不好，爲此不肯差人與他同去。誠恐路上有失，今知賢弟是他鄉中人，你可去他那裏探聽走一遭。』朱貴答道：『小弟是沂州沂水縣人。現有一個兄弟叫做朱富，在本縣西門外開着個酒店。這李逵，他在本縣百丈村董店東住；有個哥哥喚做李逵，專與人家做長工。這李逵自小兇頑，因打死了人，逃走在江湖上，一向不曾回家。如今着小弟那裏探聽也不妨，小弟也多時不曾還鄉，亦就要回家探望兄弟一遭。』宋江道：『好，你就動身去。』朱貴領了這言語，相辭了衆頭下山來。

且說李逵獨自一個離了梁山泊，取路來沂水縣界，沿路李

達端的不吃酒，因此不惹事，無有話說。行至沂水縣西門外，見一簇人圍着榜看。李達也立在人叢中，聽得讀榜上道：『第一名正賊宋江，係鄆城縣人……第二名從賊戴宗，係江州兩院押獄……第三名從賊李達，係沂州沂水縣人……』李達在背後聽了，正待指手畫腳，沒做奈何處，只見一個人搶向前來，攔腰抱住，叫道：『張大哥！你在這裏做甚麼？』李達扭過身看時，認得是旱地忽律朱貴。李達問道：『你如何也來在這裏？』朱貴道：『你且跟我來說話。』

兩個一同來西門外近村一個酒店內，直入到後面一間靜房中坐了。朱貴指着李達道：『你好大膽！那榜上明明寫着……賞一萬貫錢捉宋江……五千貫捉戴宗……三千貫捉李達。』

「你却如何立在那裏看榜？倘或被眼疾手快的拿了送官，如之奈何？」宋公明哥哥，只怕你惹事，不肯教人和你同來；又怕你這裏做出怪來，續後特使我趕來探聽你的消息。我遲下山來一日，又先到你一日。你如何今日纔到這裏？」

李逵道：「便是哥哥分付，教我不要吃酒；以此路上走得慢了。你如何認得這個酒店裏？你是這裏人家在那裏住？」朱貴道：「這個酒店，便是我兄弟朱富家裏。我原是此間人。因在江湖上做客，消折了本錢，就於梁山泊落草，今次方回。」便叫兄弟朱富來與李逵相見了。朱富置酒款待李逵。李逵道：「哥哥分付，教我不要吃酒；今日我已到鄉裏了，便吃兩碗兒，打甚麼緊？」朱貴不敢阻擋他，由他吃。

當夜直吃到四更時分，安排些飯食。李逵吃了，趁五更曉星殘月，霞光明朗，便投村裏去。朱貴分付道：『休從小路去。只從大朴樹轉灣，投東大路，一直往百丈村去，便是董店東。快接了母親，和你早回山寨去。』李逵道：『我自從小路去，卻不從大路走，誰耐煩？』朱貴道：『小路走，多大蟲；又有乘勢奪包裹的翦徑賊人。』李逵應道：『我却怕甚麼？』戴上氈笠兒，提了朴刀，跨了腰刀，別了朱貴朱富，便出門投百丈村來。約行了十數里，天色漸漸微明，去那露草之中，趕出一隻白兔兒來，望前路去了。李逵趕了一直，笑道：『那畜生倒引了我一程路！』

正走之間，只見前面有五十來株大樹叢雜；時值新秋，葉兒正紅。李逵來到樹林邊廂，只見轉過一條大漢，喝道：『是會的留

下買路錢，免得奪了包裹！

李逵看那人時，戴一頂紅絹頭巾，穿一領粗布衲襖，手裏拿着兩把板斧，把黑墨擦在臉上。李逵見了，大喝一聲：『你這廝是甚麼人，敢在這裏剪徑！』那漢道：『若問我名字，嚇碎你的心胆！老爺叫做黑旋風，你留下買路錢並包裹，便饒了你性命，容你過去！』

李逵大笑道：『你這廝是甚麼人，那裏來的？也學老爺名目，在這裏胡行！』李逵挺起手中朴刀，來奔那漢。那漢那裏抵當得住，卻待要走，早被李逵腿股上一朴刀，撈翻在地；一



腳踏住胸脯。喝道：『認得老爺麼？』那漢在地下叫道：『爺爺！饒你孩兒性命！』

李逵道：『我正是江湖上好漢黑旋風李逵！便是你這廝辱沒老爺名字！』那漢道：『孩兒雖然姓李，不是真的黑旋風，爲是爺爺江湖上有名目，提起爺爺大名，鬼也害怕；因此孩兒盜學爺爺名目，胡亂在此剪徑。但有孤單客人經過，聽得說了一黑旋風，三個字，便撇了行李，逃奔了去；以此得這些利益，實不敢害人。』小人自己的賤名，叫做李鬼，只在這前村住。』

李逵道：『叵耐這廝無禮，卻在這裏奪人的包裹行李，壞我的名譽，學我使兩把板斧，且教他先吃我一斧！』劈手奪過一把斧來便砍。李鬼慌忙叫道：『爺爺！殺我一個，便是殺我兩個！』李

逵聽得，住了手問道：『怎的殺你一個，便是殺你兩個？』李鬼道：『孩兒本不敢翦徑，家中因有個九十歲的老母，無人養贍，因此孩兒單題爺爺大名唬嚇人，奪些單身的包裹，養贍老母，其實並不曾害了一個人。如今爺爺殺了孩兒，家中的老母，必是餓殺！』

李逵雖是個殺人不轉眼的魔君，聽得說了這話，自肚裏尋思道：『我特地歸家來接娘，卻倒殺了一個養娘的人，天地也不容我。……罷！罷！我饒了你這廝性命！』放將起來，李鬼手提着斧，低頭便拜。李逵道：『只我便是真黑旋風，你從今已後，休要壞了俺的名譽！』李鬼道：『孩兒今番得了性命，自回家改業，再不敢倚着爺爺名字，在這裏翦徑。』李逵道：『你有孝順之心，我與你十兩銀子做本錢，便去改業。』李逵便取出一錠銀子，把與李鬼。

拜謝去了。

李逵自笑道：『這廝却撞在我手裏！既然他是個孝順的人，必去改業。我若殺了他，天地必不容我；我也自去休。』拿了朴刀，二步步投山僻小路而來。走到巳牌時分，看看肚裏又渴又飢；四下裏都是山徑小路，不見有一個酒店飯店。正走之間，只見遠遠地山凹裏露出一間草屋。李逵見了，奔到那人家裏來，只見後面走出一個婦人來，鬢髻鬢邊，插一簇野花；搽一臉胭脂鉛粉。

李逵放下朴刀道：『嫂子，我是過路客人，肚中飢餓，尋不着酒店，我與你幾錢銀子，央你同些酒飯吃。』那婦人見了李逵這般模樣，不敢說沒，只得答道：『酒便沒買處，飯便做些與客人吃了去。』李逵道：『也罷。只多做些個，正肚中餓得厲害。』那婦

人道：『做一升米不少麼？』李逵道：『做三升米飯來吃。』那婦人向廚中燒起鍋來，便去溪邊淘了米，將來做飯。

李逵却轉過屋後山邊來淨手。只見一個漢子，掂手掂腳，從山後歸來。李逵轉過屋後聽時，那婦人正要上山討菜，開後門見了，便問道：『大哥！那裏閃了腿？』那漢子應道：『大嫂，我險些兒和你不廝見了！你道我晦氣麼？指望出去等個單身的過客，整整等了半個月日，不曾發市。甫能今日抹着一個，你道是誰？原來正是那真黑旋風！却恨撞着他，我如何敵得他過，倒吃他一朴刀，搠翻在地，定要殺我。吃我假意叫道：『你殺我一個，却害了我兩個！』他便問我緣故。我便假道：『家中有個九十歲的老娘，無人養贍，定是餓死！』他真個信我，饒了我性命；又與我一錠銀子做

本錢，教我改了業養娘。我恐怕他省悟了，趕將來，且離了那林子裏，僻靜處睡了一回，從山後走回家來。」



那婦人道：「休要高聲！却纔一個黑大漢來家中教我做飯，莫不正是他？如今在門前坐地，你去張一張看。若是他時，你去尋些麻藥來，放在菜內，教那廝吃了，麻翻在地，我和你對付了他，謀得他些金銀，搬往縣裏住去，做些買賣，却不強似在這裏翦徑？」

李逵已聽得了，便道：「叵耐這廝，我倒與了他一錠銀子，又饒了性命，他倒又要害我！這個正是天地不容！」一轉惹到後門

邊。這李鬼恰待出門，被李逵劈面揪住；那婦人慌忙自望前門走了。李逵捉住李鬼，按翻在地，身邊掣出腰刀，早割下頭來。拿着刀，却奔前門尋那婦人時，正不知走那裏去了。再入屋內時，去房中搜看，只見有兩個竹籠，盛些舊衣裳，底下搜得些碎銀兩並幾件釵環，李逵都拿了；又去李鬼身邊搜了那錠小銀子，都打縛在包裹裏。却去鍋裏看時，三升米飯早熟了，就吃了飯，往家裏去搬娘。



7.61
9.3
66

